

民俗采风

福山歇伏习俗琐记

史纪明

从夏至后第三个庚日算起,就进入三伏天了,初伏(头伏)10天,中伏(二伏)10天或20天,末伏(三伏)10天。这30天或40天的伏期,是胶东地区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期。古邑福山历来有歇伏的习俗,清末以后传承面更广,人们通过歇伏避暑休息,以平安度夏。

放假休息

三伏天(福山俗称伏当子),一般在农历六月至七月上旬,要经历小暑、大暑和立秋三个节气。进入初伏(小暑后第五天),西南风携带着热浪滚滚而来,气温一天热似一天,于是民间便有“入了伏,每日热三分”和一年中“冷在三九,热在中伏”的谚语。在这段高温难耐、上蒸下煮的日子里,很多行业都选择歇伏避暑。

福山历来重视教育,为了让学子读好书,清末的私塾(家塾、村塾、学馆)、官学(社学、书院、县学)及后来的中小学校、专科学校,进入初伏便开始放假,假期一般到伏期结束,其间可以自行安排避暑活动。

歇伏期,正是农村“挂锄”的时段。玉米、高粱、地瓜、谷子、花生等庄稼正处在生长旺盛期,玉米、高粱耨麦抽穗,坊间曾有“夜深人静,玉米、高粱地里可听到拔节的嘎吱声”的说法;谷子抽穗开花,有“六月六看谷秀”的俗语;地瓜、花生、大豆等矮秸爬蔓作物也将地面、垄沟掩而不露。这一时段,庄稼不需实施划锄等田间管理,俗称“挂锄”。挂锄期也是庄稼人的歇伏避暑期。

清末民初,福山闯关东的人很多,多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大连、香港、高丽、海参崴等地,他们也多利用歇伏期回家与亲人团聚。

烟台(1934年属福山辖区)海滨是看日出、听海涛、戏海水、品海鲜的旅游胜地,更是三伏天的避暑胜地。进入歇伏期,外地的士子、商人等纷至沓来。上世纪40年代前,欧美和东南亚的外国人也来烟台歇伏。烟台山、朝阳街、月亮湾等地都可看到不同肤色、不同形象、不同性别的外国人。正如著名现代散文家杨朔在《雪浪花》中所述的那样“一到三伏天,来歇伏的差不多净是蓝眼睛的外国人……”这时的烟台街、福山城饭店、旅馆、酒店等商业服务业生意最红火,各商家纷纷展示特色,热情服务,很多赚得盆满钵满。

调剂饮食

三伏天日晒、暑热、水湿互相交蒸之下,人们会感觉口渴难耐、心烦气躁、食欲不振,俗称“苦夏”。如果吃不好,营养不够,免疫力低下,就

会导致疾病。作为鲁菜之乡的福山,素有设法调剂饮食的传统,吃好喝好,减少疾病发生。首先是把每个伏的第一天当节过,多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饭菜,约定俗成的食谱是“头伏饺子二伏面,三伏烙饼摊鸡蛋”“六月六,掰开包子一包肉”。其次是尽量吃一些既能减少用火又能吃好的饭菜,油盐拌面和麻汁面是主食首选。菜肴多凉拌、清炒,最大程度地保持蔬菜的营养,再辅以适量的盐、醋、酱、葱、姜、蒜和芥末,可促进食欲和消化;少吃油腻和辛辣的食物。再次是多吃水果蔬菜。这一时期,本地的杏子、桃子、李子、西瓜、甜瓜等水果大量上市,甜香汁多、清爽可口;菜园里黄瓜、茭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豆角等蔬菜鲜嫩水灵,可做多种应时菜肴。伏期是吃芸豆的最佳时期,“六月六”的包子多是鲜嫩芸豆和猪肉馅,咬一口喷香流油;二伏的面条,也多是芸豆、肉片和蚬子打卤面,鲜嫩的大卤配上筋道碱香的面,令人食欲大开。

福山伏期喝饮料也是有讲究的。上世纪80年代以前,城乡家庭多喝白开水、绿豆花水和高粱花水,早上烧一锅,全家人可喝一天,既解渴消暑又宜于身体健康;县城周边村落经常有提着盛水的瓦罐和碗勺、喊着“卖胡林花水来”的小贩,方便村民喝水。城里的殷实户有的在家里泡壶花茶,邀几个好友相聚,喝茶聊天,凉快惬意;有的到茶馆里品茗,人多时茶馆里也是一座难求。

福山还有三伏天喝焦面的习俗。当年收获的新小麦炒熟后磨成粉,称作“焦面”,用凉水加糖精或白糖调成糊,稀稠按个人的口感来定,喝到嘴里又香又甜,解渴消暑垫饥。特别是用“井拔凉”(刚从井里拔上来的凉水)和焦面,感觉更佳,还不影响肠胃健康。喝焦面还有一层深意——祈盼年景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

“小猫小狗难过六腊月”是坊间常说的一句话,说明民众非常关注家禽家畜度三伏天。西南部村庄有让牛、骡、驴等牲畜歇伏的习俗,就是给它们洗澡、喝麦仁汤,不干重活,让牲畜少淌汗,毛色好,不生病,身体壮。

走亲访友

民间的传统习俗是充分利用歇伏这段时间,走亲访友,交流感情,俗称“出六月门儿”。这是继“出正月门儿”之后的第二次重要的出门儿。在经济不富裕的年代,麦收结束后,家家户户会用新小麦磨的白面蒸桃子、莲子及制作其他面食,再配上1斤桃酥,精选些水果蔬菜,作为出门儿的礼物,用白条篓盛着,上面盖条花毛巾。出门儿的人以男人、孩子为主。家里来了出门儿的

客人,主人热情接待,先递上一把扇子给大人,再端来茶水、水果,在院子里的无花果树下或背阴处乘凉。中午设家宴款待,一般是两个冷荤四个热炒,配一瓶白干酒,主食是芸豆或菜豆打卤面。酒足饭饱之后,茶水、西瓜又上了桌。下午三四点钟以后,太阳不那么“毒”了,主人备好回礼,送客人返程。

在山区,这期间还有搬闺女的习俗。多数家庭会利用“挂锄”这个一年中难得的空闲,搬出嫁的闺女回娘家吃顿好饭,住上几天,了却彼此的思念。时间一般从六月六这天开始,山路上、村头巷尾,搬闺女回娘家的毛驴、小推车、自行车成为一道风景。民谣唱曰:“六月六,搬闺女”“收了麦,打罢场,闺女回家看亲娘;若是不把娘亲看,公公婆婆活不长”“回娘家,看父母,女婿外孙一炕头”。

利用光照

伏期里高温酷热,民间在歇伏避暑的同时,又充分利用光照,干些有益的事。传统习俗是把六月六当节日过,赋予“天贶节”“晒衣节”“晒虫节”的称谓,以不辜负上天的赐予。

晒衣物。家家户户都会把衣服、被褥搬到户外挂起来晾晒,成衣铺、皮货店也晒衣服、鞋帽和皮草。经过晾晒的衣物,穿时舒服、不生病,也耐贮存。

晒书虫。福山士人晒书籍,僧人晒经书,书铺、字画店晒物品,经曝晒祛湿驱虫,“书虫不蠹”。

晒粮食。村集体和农户都会把粮仓、粮囤、米缸里的粮食,放在麦场、水泥地、阳台和苇箔席上曝晒,把虫蛾晒跑晒死,储存时就不会霉不变质。

种菜沤肥

福山菜农的传统是严格按节气种菜。三伏是播种秋菜的季节,农谚“头伏萝卜二伏菜(大白菜)”“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年”,节气不等人。自1956年8个村作为烟台市蔬菜基地后的30多年,每年的秋菜种植面积达200多公顷,菜农就不能按部就班地歇伏了。在高温下刨地、打畦、起垅、开沟、播种、浇水,挥汗如雨。生产队长也会安排老人、妇女在早晚较凉爽时段,干些轻体力活。

三伏天高温潮湿,杂草易于腐烂,是沤积绿肥的最佳时期。农村集体经营时期,生产队会集中十天八日,组织劳力收割杂草、蔬菜蔓叶和麦糠,用泥土、污水搅拌起来,沤积绿肥,为秋种备下基肥。沤肥的男劳力中午回家吃顿包子或面条,晚上洗个澡,也算歇伏了。

往事如昨

门楼水库追忆——山头爆破

宫双发

2023年6月2日,赵福全先生在《烟台晚报》“烟台街”版面发表了《追忆门楼水库“独立营”》的文章,我和老伴看完后拍手叫好,要是年轻些,会高兴地跳起来。因为在60年前,我和老伴都是门楼水库建设的参与者,赵福全的文章让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。

我叫宫双发,今年86岁。小时候家里穷,初中毕业没考高中,1949年开国大典烟台大庆,12岁的我参加了群众游行,16岁前一直帮家里干农活。1958年,烟台西郊的发电厂竣工,18岁的我到了发电厂工作。25岁那年,我和同单位的孙玉珍结了婚,半个多世纪如白驹过隙,现在她已经88岁了。

结婚没多久,上级给我们厂下发了调令,我们一部分技术人员、电工被安排到福山县门楼南部。那里的两座山中间有一条大沟渠,旱天水供不应求,涝天洪水肆虐,淹没下游土地,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,因此上级决定建造一座水库。

上级的调令如同军令,我们很快就奔赴“前线”,其中有我和我的爱人,还有老工人周元丽、年轻的孙宝珍等人。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,吃饭就是平地起锅,吃的很简单,住的就是用海带草盖的房子。刚开始没有电,为抢工期经常晚上点着煤油灯加班。

后来经多方协调,拉来了一台150马力的柴油机,用它带动发电机发电。有了电,我们安装了电灯,配套了多台送石头的机器,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堵水的大坝建造起来。大坝西面有一座山包,总指挥部要求在那里劈山,我和王景香等人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。用炸药爆破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,我们都做好了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的思想准备。

工人挖好山洞后,在里面铺放了150吨的炸药,连接好炸药雷管后,由我们技术电工负责通电、送电,确保炸药顺利引爆。在山洞中,我们每个动作都小心翼翼,因为这是一项只许成功、不许失败的工作,若有一丝一毫的失误就会粉身碎骨。一切就绪,当我们从山洞中爬出来时长舒了一口气,每个人都大汗淋漓,湿透了衣服。之后,人们站在距离山头100米开外,静静地等待着爆破开始……

在离爆破山头不远的地方,还放了两头肥猪,我们需要通过这两头猪的动作监测爆破的相关数据。电闸两侧还有两个人,一边一个监视着。我把电箱搬离爆破地点,并指挥爆破人员倒数10个数,“……5、4、3、2、1!”随着一声巨响,瞬间山崩地裂!爆爆炸出了一条数米深的大沟,因为地形发生了改变,水库里的水瞬间流了进去,堵水工人快速上前去做清理工作。

“成功了!”年轻的我们发自肺腑地大声欢呼起来。

这项爆破任务完成后,我们就结束了在门楼水库的工作回到厂里,另有一部分人被安排到福山县拉电线、装电灯。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,我们就像一盏盏灯,哪里需要,我们就去哪里,挥洒青春、照亮未来。

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虽然当年我和爱人参与了门楼水库的修建,但此后再也没有去过那里。不过,听当年的战友描述,现在的门楼水库碧波荡漾,山清水绿,风光秀美;巍巍大坝,横贯东西,蔚为壮观,溢洪闸像一名威武的卫士,适时关启,守护着水库的安全线。